

Yigeti wonian zhang de niren 
Zaichuntian huixiang 乐小天 ◆ 著

【在春天回想 一个比我 年长的女人】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qiqiwenyianzhangdenren
Zaichuntianhuixiang 乐小天◆著

【在春天回想
一个比我
年长的女人】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/乐小天著. —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03

ISBN 7-80647-575-3

I. 在... II. 于... III. 杂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121758 号

在春天回想一个比我年长的女人 乐小天

责任编辑:王华

出版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

邮编:330006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北京嘉实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版次:2004 年 4 月第 1 版

2004 年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90mm × 1240mm

1/32

印张:8.5

字数:19 万

书号:ISBN7-80647-575-3/I · 375

印数:1-10000

定价:18.8 元

目 录

- 我在十八岁那年,认识了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,
我叫她玲姐。 1
- 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事,好像也过去了。此后
整整两年,没听见她提起过这事。偌大的北京,
她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适龄的处女了…… 8
- 那次他跟玲姐下围棋,是他平生第一次领略跟
一个美妇人对局的诗婉风雅……棋子落盘,几
乎悄无声息。 26
- 她的身体在那个下午一点一点敞开了……突然
坍塌的沙发把我们的心身俱醉中吓醒过来,假
如不是这样,那天我们应该会结合在一起。 49
- 最后一课,是漫长的一课……我们的每一条血
管每一个细胞都加入了交流,并引起了共
鸣……还有白天,还有夜晚。 70

我应当承认，我做不到心如止水。我有时候会告诉自己要提防跟别的男人一模一样。我希望自己能抵御一些诱惑，能控制一些反应，能调节一些欲望。

99

今夜，似乎有点决战的意思。卧室绝大部分沉浸在幽暗里，只有这张大床被一片淡淡的灯光照着。

131

亲人是那种不用打招呼就可以坦然入侵你的隐私的人，……就像一句流行语说的一样“无知者无畏。”

175

飞马座和仙女座的四颗亮星组成了一个大方框，从方框北面的两颗星引出一条直线，向东延长一倍半的距离，就是白羊座。我找到了玲星，望着它，心中渐渐寂静。

220

“结局即开始。”……在那里，我活过，爱过，那些哭泣与欢笑，那些故事的情节与细节，都留在了曾经的北京。

25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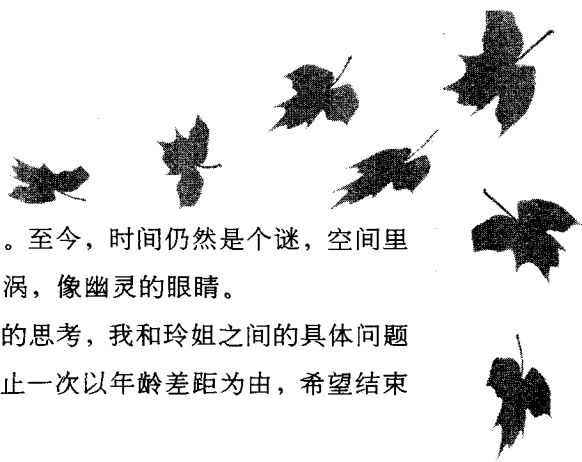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S

我在十八岁那年，认识了一个
三十六岁的女人，我叫她玲姐。

我在十八岁那年，认识了一个三十六岁的女人，我叫她玲姐。认识几个月后，玲姐对我说：“天，我比你大一倍！你四十岁的时候，我都八十岁了！”我告诉她不对，我四十岁的时候她应该是五十八岁。她摇摇头，说：“男人当然不会懂这种算法啦，男人四十岁的时候就是四十岁，女人五十八岁的时候就是八十岁！”这话我想了很久，有一天旧话重提，我对玲姐说：“我八十岁的时候，你九十八岁，那时候你可能比我还年轻些。”玲姐笑了，很快又哭了起来，她觉得自己活不到九十八岁。

那时候我太年轻，不知道男人和女人生活在不同的时间里。对于我来说，时间非常友善亲密，正在把美好的经历一点一点带进我的生命里。我相信，无论过多少年，我和玲姐的交往都会留下美好的回忆。说得再文绉绉一点，我有幸品尝的是成熟女性的智慧，是时间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珍馐美味。但对于玲姐来说，时间是噩梦中的敌人，要把她从我身边赶开。她被折磨得伤痕累累，按她的说法，每一条皱纹，都是时间留下的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。

男人和女人对时间的感受为什么这样不同？时间到底是什么？有一段日子，我努力思考这些问题，希望能找到时间的本质，打消玲姐关于年龄的顾虑。希望能找到时间的秘密罩门，扼住时间的咽喉，把玲姐从时间的酷刑中解救出来。我凭着一股血气，鲁莽地闯进了时间的迷宫，不用说，我这样的智商根本没指望能解决这样高深的问题。我确实太缺乏阅历了，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曾



耗尽了多少大师级人物的心血。至今，时间仍然是个谜，空间里到处布满了时间大大小小的漩涡，像幽灵的眼睛。

后来，我放弃了这些抽象的思考，我和玲姐之间的具体问题已经够我费脑汁的了。玲姐不止一次以年龄差距为由，希望结束我和她的关系。

2

现在，我坐在北京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，回想着开头第一段里写到的两次和玲姐讨论年龄的情景。第一次，我们坐在出租车上，玲姐带我去相亲。那天下着大雨，一位姓钟的姑娘正坐在积水潭那边的茶艺馆里等我。第二次，是在玲姐家里，我刚送给玲姐一条项链，那是用我工作后第一个月的薪水买的，我希望这条项链是订婚礼物。玲姐虽然接受了，却不同意嫁给我。玲姐问我：“你为什么 not 找一个女生好好谈一场恋爱？”

你为什么 not 找一个女生好好谈一场恋爱？

这个问题曾多次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里，通常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白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对同龄的或比我小的女孩缺乏热情，我觉得她们太浅薄，太任性，岁月还没有把女性智慧的琼浆灌进她们的身体，她们远不如成熟的女人让人愉快。“你心理有毛病！”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女孩曾对我说。我很遗憾。总有一天她也会成熟，会三十六岁，会进入一个更美好的年龄段。我这样的人迷恋的，正是她的未来。赞美花样年华的人太多了，她应该

在春天
是一个

比我
年长
的女人

满意。我这样的人多一点，她可以不必为青春的流逝感到太恐惧。现在看来，我对年轻女孩的看法是太偏激了，谁都知道春天的美和夏天的美不可同日而语，可我当时就是对成熟的玲姐更迷恋、更沉醉。我的比目鱼眼睛只看得到玲姐的优雅、宽容、体贴入微。她比年轻女孩更懂得我，更欣赏我，更珍惜我。在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值得去做呢？我的梦想就是陪着玲姐慢慢老去，像一首歌中唱的一样，在她年老的时候，不管她身在何方我都要陪伴在她身边，为她的腿盖上毯子，带她去年轻人慢跑的公园里散步。那时我是真的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命会比我先一步老去。

3

我和玲姐的这一段共同的经历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和玲姐真的心理有毛病吗？对这些问题，我曾思考了很长时间。我回忆的时候，窗外常常掠过不知名的飞鸟，像一个个念头。树阴越来越深，绿色浓得像幻觉。

我出生在南方的一座小城里，父亲是个工人，母亲是个教师，我三岁那年，父母分开了，我跟母亲长到七岁，然后跟父亲过。不用说，我成长的家庭太缺乏女性的样本了。直到十八岁，我基本上没有跟女人亲密接触过，如果不是因为玲姐，人类的另一半是怎么回事我会一无所知。小学三年级时，一个女教师轻轻拈掉了我胸前的饭粒，我瘦小的身体里立刻刮起了风暴。望着女教师的手，我一阵一阵发起抖来。有好几年一想起这些，就觉得那个说我“心理有毛病”的女孩并不完全错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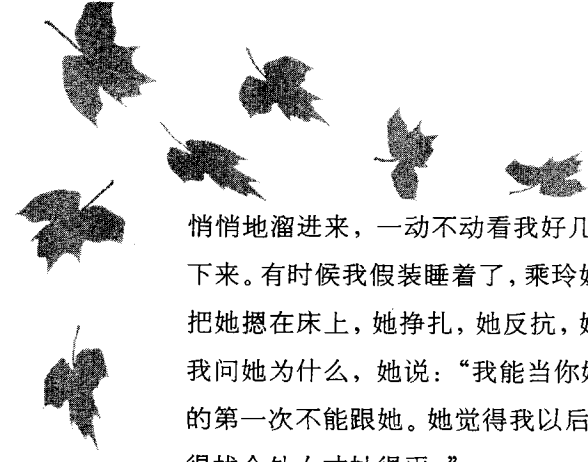
玲姐带我去看过医生，医生说我心里没问题。之所以说那个女孩并不完全错，是因为我不大信得过搞精神分析的医生。有时候，我宁愿相信每个人的心理都有点小毛病。同时，还相信有一小毛病没什么关系。有句话大家都知道：“水至清则无鱼。”

在我多少还有些相信心理学的那一段日子，我曾看过不少心理学方面的书，拿那些名气很大的理论来对照自己，有一些地方还真像那么回事，还真让我一度有点自卑。家庭……童年经历……我知道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写出来，会让一些热衷心理分析的人感到满足。

但这一切，真的跟我后来的经历有什么必然关系吗？在我的记忆里，我是有过强烈渴望母亲拥抱和亲吻时刻的，从我能记事起，在我和母亲相处的短暂时光里，我不记得母亲对我怎样亲热过。母亲是个十分严厉的女人，一辈子都想当个女强人那样的角色，她对我父亲的失望，可能还有对她自己的失望，都增加了她对我的希望和严厉。如果这些从心理学书本上套来的分析是正确的，我不知道怎样才能把“恋母情结”的幽灵从我和玲姐的关系里清除出去。“恋母情结”，一个曾让我忧虑不已的幽灵。

后来命运也让我认识了不少喜欢过年长女人的男孩，有一些男孩的家庭或童年经历跟我相似，但另一些男孩的家庭却很完整，更多男孩的家庭谈不上完整或破碎，每一个人的经历都千差万别。我很容易得出结论：一个人的经历本身总是比分析、想像和总结更复杂，也更神秘。经历虽然会在心中留下痕迹，但那些痕迹到底会起什么样的作用，实际上没法归类或预测。了解了这一点，再跟玲姐交往的时候，我坦然了很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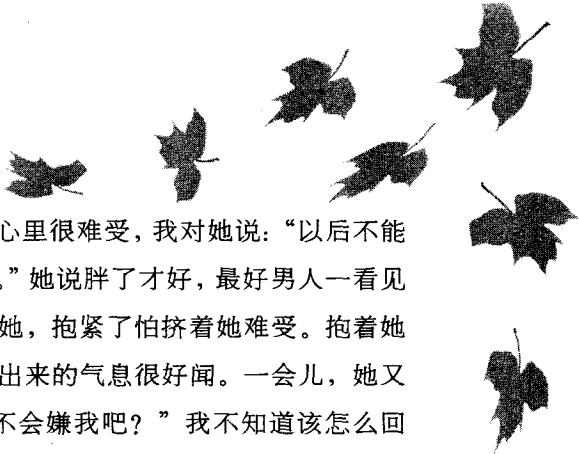
每次周末玩完牌，我都要睡在玲姐家的客房里，半夜里她会



悄悄地溜进来，一动不动看我好几个小时，看着看着眼泪就会掉下来。有时候我假装睡着了，乘玲姐抹眼泪的时候抓住她的手臂，把她摁在床上，她挣扎，她反抗，她的睡袍都被我撕烂了好几件。我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：“我能当你妈哩。”另一次，她说，至少我的第一次不能跟她。她觉得我以后会恨她。她说：“怎么着，你也得找个处女才扯得平。”

我不知道这是怎样一种心理在作怪，我不止一次分析过，由衷希望自己脑子里晃荡的那些半吊子心理知识能够管用，让她也能够坦然一些。但无论我怎样分析，都无法了解她心里的感受，无法理解她内心的挣扎，她朝未来望去的眼睛到底看见了一些什么？好像不仅仅是时间这个敌人……也许，她不想更深地陷进一种会让她恐惧的关系里去……也许，她那些像犯罪感一样的感觉并不是莫名其妙的……当然，这些都是我现在的猜想。现在，我能够把自己放到玲姐的角度上想一些问题了。我能看见忧虑不时从她的眼睛里流露出来，从她的语气里流露出来，我能看见忧虑来源的一部分。

曾经有很长时间玲姐睡不安稳，她反复梦见她赤身裸体，街上的人朝她扔报纸的碎片。报纸的碎片坚硬锋利，她吓醒的时候浑身疼痛，把湿漉漉的汗水当成了鲜血。这种情况，一直持续到她为我找到了一个女朋友才告结束。有一阵子，玲姐忙着到处为我找女朋友，由于她坚持对方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处女（那时我正上大学三年级，还是个让宿舍里所有的同学都嘻笑不已的处男），因此她屡屡受挫，焦虑、沮丧。她一沮丧就要吃东西。吃了太多的东西，浑身的血都集中到胃里，直到脑袋里的血也被抽空了，她才会忘掉刚才为什么事沮丧。



看见她撑成那个样子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我对她说：“以后不能这么吃了，这样要成个胖姐了。”她说胖了才好，最好男人一看见她就远远躲开。我轻轻地抱着她，抱紧了怕挤着她难受。抱着她很舒服，她腰很软，从领口冒出来的气息很好闻。一会儿，她又问我：“我真的有点胖了，你不会嫌我吧？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只是傻笑。其实她并不胖，只是比较饱满。玲姐看了我一会，我喜欢她这个样子看着我，脑袋略歪，眼睛黑亮，若有所思，天知道她想了一些什么，她轻轻地溜下沙发，跑到洗手间里去把吃下的东西都呕了出来。

没几天，玲姐又吃多了。我有她房子的钥匙，我开门进去，看见她在吃东西，她像在梦中吃东西一样，吃的是什么毫无意识，只是一下一下地往嘴里塞。看见我站在面前，她双手撑住餐桌，慢慢站了起来。看样子得跟她谈谈找女朋友的问题了。

我得好好想一想怎样告诉她，我不需要她为我找女朋友。她应该也不需要。

玲姐为我找女朋友的事，好像也过去了。此后整整两年，没听见她提起过这事。偌大的北京，她似乎再也找不出一个适龄的处女了……

现在也许能这样分析：玲姐为我找女朋友，只不过是下滑的过程中想抓住点什么，她不想看着自己掉下去。

我们刚认识的那几个月，玲姐总喜欢用“下滑”、“掉下去”、“深渊”这些词来描述我们的关系。还喜欢在我身上用“孩子”这个词。好像把我当一个孩子，危险性就小一些。

我对玲姐说：“我不是一个孩子。”玲姐说：“你就是。”我说：“好吧，那我就是。”事实上，我早就不是。我相信，玲姐也知道我不是。我对长期保持这种游戏性关系不是很感兴趣，不过，经常顺着她，因为这样可以跟她亲近一些，再亲近一些。但玲姐经常推开我。有时候我又一头扎进她怀里，像一个孩子。她再推，我就说：“我是一个孩子嘛。”玲姐瞧瞧我，说：“好吧，你不是一个孩子，该为你找一个女朋友了。”

我当时没说话，心里有点难过。我觉得玲姐是真的想把我从她的生活里推出去，想用一个小女孩隔开她和我。

好像就是从这时候起，玲姐真的行动起来了。忙忙碌碌了一阵子，由于不容易找到处女，玲姐常常失眠，暴饮暴食，把她自己搞得憔悴又可怜。

有好几次我想跟玲姐敞开谈一谈，谈需要不需要她给我找女朋友的问题，但想好了的话，像是给强力胶粘在了舌尖上，出不了口。见我吞吞吐吐的，玲姐老以为她自己哪儿不对劲，又是照镜子又是换衣服的，有一回还风风火火地跑出去把刚做好的头发



重做一遍，恢复成上一次我见她的样子。

我想对玲姐说，除了她，我不想跟别的女人在一起。但我知道，一旦见了面，我还是说不出口。我想在电话里对她说这些，但我觉得在电话里也没把握。如果那时能发手机短信，我相信那种交流方式会比较适合我，我会往她的手机里发很多肉麻的句子。想来想去，我决定还是给玲姐打电话。

电话接通后，我有一会儿没吭声。玲姐的呼吸从话筒里吹出来，灌进了我的颈子里，仿佛把我想好了的话都吹走了。我忽然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谈了。

玲姐喂了几声，我一着急，就直通通地对她说：“我不在乎什么处女不处女的，也不要你给我找女朋友，你再这样干，我就去找一只鸡。”

立刻，我意识到自己说了傻话，有点想咬自己的舌头。其实，我并不想拿“处女”来说事的。那个话题，人们已经说得太不像话了。

玲姐在电话里笑了一阵子，才对我说：“你又发什么神经呀。”

我只好傻到底了，说：“你不信就等着瞧吧。”

玲姐又笑了，说：“好好好，我信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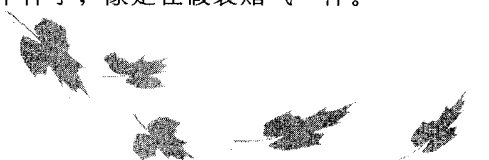
“我知道你不信。反正不要你给我找。”

玲姐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你不要我找，你怎么能事先知道人家是不是呢？”

“人家是不是，都不关我什么事。”

“你以后就不会这么想了。”

“我以后怎么想，以后再说吧。”我不知道怎么说着说着就说了这个样子，像是在假装赌气一样。



玲姐当然知道，我对未来的女朋友是不是处女，还是有一点在乎的。我曾经说过，处女，也是这个世界上美好的事物之一。我们一起看过一部电影，新郎第二天早晨走出来，把染着处女鲜血的床单晾到院子里的晒衣绳上。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仪式。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干净的床单。

但现在问题的重点不在于人家是不是处女，而是找不找女朋友。如果我心态能平和一点，应该不会在这么个话题上跟玲姐拧上劲。不管怎么样，她沮丧、焦虑、折腾，毕竟也都是为了我。

玲姐停了停，说：“好好好，你以后怎么想，以后再说吧，我才刚刚上一点劲呢。”

“能不能不要忙这种事啊？”

我发现自己真有点上火了。这个电话不能继续打下去了。她爱折腾就由她折腾去吧。

放下电话，我去街上走了很久。春夜的北京，空气在发酵，柔软的风是那样缠绵。我好像想了很多事，又好像什么也没想。荷尔蒙忽然在身体里奔腾起来了，我停下来，望着天空，城市上方的灰尘被灯光照得发亮。

有一瞬间，我忽然真的很想去找一只鸡试一试，那个念头在大脑里漂浮了一会，就给按下去了。想想自己也真没用，会做什么，不会做什么，居然让一个女人稳稳当地拿捏住了。找一只鸡的说法根本唬不住玲姐。她知道，我不完全是因为怕染上病，怕被抓，怕中圈套，一般男人怕的我也怕，但我更怕的是，女人神秘美好的形象在那样一张床上彻底倒塌。

我打定主意把自己走累，走得疲惫不堪，再回去一头栽倒在床上。一路上碰到不少情侣，低语轻笑，有一对还靠着树久久地

拥吻，我忍不住走几步回头看他俩一眼，差点撞在另一对身上。

玲姐和我刚认识时还勉强跟我去街上走走，后来怎么说都不肯跟我出来散步。即使出来，也尽往阴暗的角落走，还不让我搂着她。有一次我强行牵手，她乘我不注意抽出了手，独自往回走了。老实说，跟她长时间待在屋子里我有点难受。她有时候斜靠在沙发上抱着我，捏我身上的肉和骨头，她喜欢闻我的气味，我也喜欢闻她的气味，她的每一寸肌肤都散发着成熟女人特有的光泽和香味，完全配得上“性感洋溢”这个词。但她不让我对她做出进一步亲热的举动。我不知道她是否清楚我很难受，但我知道，她应该也很难受。虽然我比她年轻，比她阅历浅，但我能感到这个三十六岁的女人有时候深陷在恐惧中，她是那样害怕我对她做出一些亲热的举动，又是那样渴望我对她做出一些亲热的举动。有一次我猛地翻过身，压在她身上，她赶紧抓住我的手，哀求说：“你要吓着我了，你要吓着我了。”看见她脸上有阴影，我只好滚下来在一旁老老实实呆着。我知道她下一步会有泪水，会有绝望，而那会让我更难受的。

5

不久后的一个下午，给我介绍的第一个姑娘，姓钟的姑娘，终于出现在积水潭边一家茶艺馆里。她在等我。我却还在实验室里磨磨蹭蹭的。

头天晚上，玲姐给我打了电话，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。当时我又难过又生气，也许还有点赌气，就答应见面了。我觉得玲